



船长的儿子

CHUANZHANG DE ERZI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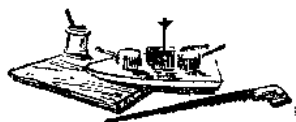
郑方理 著

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



船长的儿子

郑开慧 著



少年儿童出版社

内 容 提 要

宋小龙的爸爸是个船长。小龙十分敬爱自己的爸爸，他早就立定志愿，长大了也一定要做海员。

暑假开始了，学校里要选派代表去少年宫船模小组学习，小龙以为同学们一定会选他去；可是，由于他的骄傲自满，同学们没有选上他。他为了显示自己的本领，就和好朋友赵大荣两人秘密地学着做船舰模型。结果，他们遇到了不少困难，碰了不少钉子……

不过，宋小龙毕竟还是一个好队员，在爸爸和老师的教育下，在集体的帮助下，他到底克服了自己的缺点，和同学们一起，做成了船舰模型，而且把暑假中的小队之家活动，搞得很活跃。

船 长 的 儿 子

郑开慧 著

郑毓英绘图 丁 深装帧

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

（上海延安西路1538号）

上海市书刊出版业营业许可證出 014 号

上海洪兴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各地新华书店经售

书号：文0160 （中、高）

开本 787×1092 毫米 1/28 印张 3 3/7 字数 64,000

1962年2月第1版 1963年7月第6次印刷 印数 100,001—145,000

统一书号：R10024·2767

定价：(6) 0.26 元

—

時間过得真快啊！二十个星期前的那一天，不是完全跟現在一样嗎：陈老师微笑地站在讲台上，同學們都靜靜地坐在自己的座位上。那时候陈老师說：“今天是开学的第一天。”可是現在她却說：“今天是这学期的最后一天了……”

一过暑假，我便要升五年級，成为高年級生了！听人家說，老师对中年級生說話，还管他們叫“小朋友們”，可是一到了高年級生的面前，就要用“同學們”三个字来称呼了。这就是說，很快地人家便不再把我当做小孩子了！

“小朋友們！”陈老师現在还是这样称呼我們。“剛才在扩音器里，刘校长給我們說了，的确，我們在这一学期里学到了很多的东西，长了很多的知識。我們……”

陈老师就有說不完的話，一說上就是大半天。平常，我总是端端正正地坐着一字不漏地听。今天，我可沒心思再往下听了。我眼睛直盯在讲台上的那迭学生手冊上，心里不住地盘算着：“哪一本是我的呢？这一番可千万别再有一个四分了！”

对我說来，五分虽然并不是什么了不起的事情，可是四分还一直沒能消灭掉。特別是算术，总是不爭气，連續三个学期的評分是四分！这学期一开始，我便下了决心，一定不再让四分在我的学生手冊上出現，

桑爸爸說的那樣，爭取得一個“滿堂紅”——全部是五分！

這次期終考試，我算夠用功的了。還在考試前的兩個星期，我就跟媽媽約好，每天天朦朧亮就請她喊醒我，讓我起來溫課。

就這樣，我把算術習題全部重做了一遍；珠算也弄得滾瓜爛熟。功課準備得充分，考試起來就便當多了。這次考試，我感到比過去任何一次都來得容易。

可是我還有些不放心。那天，我跟爸爸上百貨公司去，看見櫥窗里有一隻電動模型小汽艇，雪白的船身，漂亮極了，我想買一隻，爸爸說：“只要你這次大考全部是五分，我就送你這樣一分禮物……”

我雖然不是為了小汽艇才用功，可是……

我想到這裡，陳老師正好把她的右手放在學生手冊的上面。不用說，要發學生手冊了。

“小朋友，”陳老師說，“這一次我們班上的成績很不壞。沒有留級的，補考的只有兩個。我應該祝賀你們，這說明大家一天天長大起來，一天天知道用功學習了。這當中，特別應該提一提，有兩個小朋友最好，全部是五分！……”

陳老師的臉上露出了笑容。她的眼睛在全體同學的臉上掃着。不知怎麼搞的，我的心撲通撲通地跳得可厲害啦，幾乎要從喉嚨口跳出來。可不是，兩個，到底是哪兩個呀？

“李紅紅。”陳老師說。

我只覺得渾(hún)身一沉，十分希望五分落空了。

說起這位李紅紅，她是我們的中隊長，老師們沒有一個不夸她；在選舉的時候，她的票數總是超過我。依我看，一句話：女孩子心眼細，又

能說会道，討人喜欢罢了！比如說，上課的时候，老师喊她起来口述，她能說得头头是道，老师就說她：“完整。有条有理。”做算术也是一样，女孩子心眼細，算起来就不会錯。唱歌跳舞，我当然比不上她；但是，体育我就要比她棒，我是班足球队的中鋒，又是队长，一个人頂两个人用，她就上不了場。每当老师夸她好，我心里就有点儿不服气；每当她在中队会上，以中队长的身份細声細气地說什么第一怎样，第二怎样，我就有点儿不耐煩。但是話得这么說，到底她是中队长，我是中队副呀！……

“李紅紅从一年級到現在，一直保持全部是五分，真难得！小朋友們，我們都应该向她学习。”

听，陈老师又在夸她了！

李紅紅向讲台走去。教室里响起了嘩啦啦的掌声。我象心里塞了一块火炭，渾身热辣辣的，怪不舒服。老师把学生手册放在李紅紅的手



里。我的头好象叫什么压住了似的，不愿抬起来。我不知道自己拍了手没有……

“宋小龙！”

这是我的名字呀！我怔了怔，一时倒忘了是怎么回事啦，瞪着眼，直发楞(lèng)。幸亏赵大荣用胳膊碰了我一下，提醒我说：“快上去呀，老师喊到你了！你也是全部五分哇！”

我这才明白过来：原来这“应该特别提一提”的两个小朋友，其中有一个是我啊！我霍地从椅子上跳了起来。

我向陈老师敬了队礼。陈老师把学生手册放在我的手里。她鼓励我说：

“宋小龙，这次大考你考得非常好。这是你努力的结果。希望你不要骄傲，进步还要进步。”

我浑身上下暖呼呼的，在嘩啦啦的掌声中，回到自己的座位上。好久，我的脸还在发烧。我太高兴了，全部是五分，这还是几学期来第一次呢！爸爸看了高兴，妈妈看了高兴，就是在姊姊妹妹的面前也有光彩。那只小汽艇，现在总算到手了！我捏着学生手册，就象捧着小汽艇一般。

陈老师还在一个一个地发学生手册，可我的心早飞走了。我计算着，爸爸能不能很快就回家；如果爸爸这一下就站在我的面前，该多好玩。“爸爸，亲爱的爸爸！报告你一个好消息……”

总算捱到五十本学生手册全部发完了。陈老师又给我们布置了暑假作业什么的。终于听到了她的结束语：

“小朋友，这学期就这么结束了。祝你们过一个愉快的暑假。一个

半月以后，当大伙儿又一起团聚在这几的时候，让我看见你们，一个个都前进了一大步！”

陈老师刚走出教室，我象一匹脱缰的马，撒腿便跑。

“别忙，小龙！下午三点钟跟四（2）班赛球，你……”赵大荣在我背后追着喊着。

我头也不回地跑出校门，一口气朝家里跑去。

二

我家里一共有五个人：爸爸、妈妈、姊姊、妹妹，还有我自己。

说起我爸爸，我就要竖大拇指啦！我爸爸是个船长，也是共产党员。他从前在长江轮船上工作，秘密地运枪支，送情报，为我们的党做了很多的事情。现在他还经常出海，驾着大轮船，出没在浪涛滚滚的大海洋里，把我国丰富的物资支援国际朋友，又把我国社会主义建设需要的物资带回祖国。

只要爸爸在家里，一到晚上，我们就趴在爸爸的膝头上，听爸爸讲故事。爸爸的故事可多极了，就是整整说上一年大概也说不完！每次总是妈妈硬把我们拉开。我真羡慕爸爸的这种生活，向往着有一天能亲眼看看这无边无际的大海。要是有人问我：

“小龙，你长大了准备干什么？”

我会一点也不犹（yóu）豫（yù）地说：“海员！”“船长！”“象爸爸一样！”

只可惜，爸爸时常不在家；一出门，必得半月一月才能回来。

现在，我捧着学生手册，一边走，一边在想：要是爸爸这时候正好在

家，該多好啊！他准會稱贊我，還會立刻帶我到百貨公司去買那只小汽艇……

想到這裡，我差一點沒笑出聲來，兩隻腳也就越走越快了。

“哈！”有人在我肩頭上用力一拍。“到底被我抓住了吧！”

我沒提防，嚇了一大跳，慌忙回頭看去：原來是趙大榮。

“看你這大熊！”我說，“虧我沒有心臟病，要不還了得！”

趙大榮一邊喘氣，一邊揩汗。他非常認真地跟我說：

“喂，你到底聽見了沒有？下午三點鐘，和四（2）班在大操場上……”

還是這足球賽！我還當有什麼了不得的事哩。其實我們和四（2）班的足球隊也不是今天第一次交手，差不多每隔一星期就少不了來一次，哪一次不是把他們打得落花流水的！

“這一次可不同哪，小龍！”趙大榮又在我耳朵邊婆婆媽媽了。“聽說人家新調來的班主任余老師，是區里教師足球隊的大將，這些天，老是指導着他們練習，進步可大哩！”

“得啦！得啦！”我說，“還不是那幾個人，要贏(yíng)我們還沒到時候哩！”

趙大榮還在嘵嘵些什麼，我打斷了他：“別多說啦。你放心好了，反正包在我身上，保險給你踢贏就是了！好吧，我還有事呢！”

我急着要走，趙大榮一把拉住我說：

“小龍，告訴你一個消息！”

“下午再講好不好？”我不耐煩地說。

“是個好消息呢！”趙大榮拖住我不放，“我剛才聽陳老師說，暑假里

学校要派两个队员到少年宫去学习制作船舰模型，里面有一个就在我们中队里选拔。”

“真的？”我差一点叫了起来。

“当然真的！”

多好的机会啊！我常常在馬路上看見有些中学生手里拿着一艘一艘的大輪船、大兵舰模型，心里可真羡慕，沒想到現在就要輪到我們的头上了！要是我能到少年宫去……

我急忙問：“陈老师說派誰去？”

“陈老师說要跟大家商量以后再决定。依我看，很可能是让你去。”

“为什么？”赵大荣的話引起了我的兴趣。

“因为輔導員說，这个派去的同学可不是随随便便的。第一要学习好。你这一次不全部是五分？”

不知怎么的，我想到了李紅紅，我說：“全部五分又不是我一个人！”

“你別急。第二要工作一貫积极。因为选到少年宫去，不光是为了自己学点船模知識，回来还要帶徒弟，組織学校的船模小組。誰不知道你是我們的中队副啊！”

我沒有接口，心里又跟李紅紅比上啦：人家可是中队长呢！

赵大荣又說：“第三，这个同学必須是对船模活动有兴趣的。你是船长的儿子……”

赵大荣这句话，說得我心里乐开了花，我是船长的儿子！不过我嘴上却故意这么說：“誰信你呀，这一定是你自己加油加醬添上去的！”

赵大荣立刻賭咒說：“你要是不相信，我們現在就回去問陈老师？”

“这倒用不着！”我說。

三

我跑进門，媽媽正在厨房里燒菜。

我把学生手册伸到媽媽面前，高兴地說：“喏，你看！”

媽媽掀起圍裙揩了揩手，接过学生手册就翻閱起来。她看見我这一排整齐的“5”字，笑得嘴也合不攏了。

我問媽媽：“爸爸回来了嗎？”

“要是今天不回来，明天一定回来。”

“爸爸答应过我的，說我如果全部得五分，他要送我一隻小汽艇，該不会忘了吧？”

“傻(shǎ)孩子！”媽媽笑着說，“这还用說！爸爸不答应，我也給你买。”

这話倒是真的，媽媽待我特別好。不过，这一次我可不稀奇媽媽給我买，我要爸爸亲自送給我。

姊姊带着妹妹从楼上下来了：

“什么事呀，吵吵嚷嚷的？”

我故意把学生手册一合，往背后一塞，說：“沒啥！”

“別装腔了！”姊姊本来是个精灵鬼，劈手把学生手册夺了过去。我滿以为这一下她总該說我的好話了吧，誰知她却說：

“唔，別太得意了！你看，老师还在批評你驕傲呢。”

“驕傲？”我剛才太高兴了，連后边的品德評語都忘了看啦。我慌忙搶回学生手册，把老师的評語从头到尾看了一遍。嘻！原来是姊姊在搗鬼。評語說得好好的，全是些优点！最后一句是：“希望你不要驕傲，前

进还要前进，暑假里多帮助家里做事情。”

“我知道你瞎說！”我說，“‘希望你不要驕傲’，这是老师勉励的話，哪有真的什么驕傲！”

姊姊笑着說：“还要賴！看你剛才的这副神气，就有点驕傲！”

“得啦，得啦！看見人家好，心里就不好受啦！”

我气呼呼地把学生手册收起了。

妹妹不識相，过来趴在我身上，拉住我的手說：“让我看看，让我看看！”

“你也想看，还得吃六年飯呢！”我一手把妹妹甩开，拿她出气。

妹妹撅(juē)着嘴，滿口的上海話，說：“喔唷，稀奇勿煞！姊姊不也都是五分！神气点啥！”

算了吧，我才沒这分心思跟小姑娘纏哩。我把学生手册放到口袋里，正要上楼，沒想到大門嘎吱一声响，一个高大的身子出現在門口。

“爸爸！爸爸！”我高兴得直扑上去，抱住了他。姊姊、妹妹也都跑来了。頓時，滿屋子嚷开了。

我心里說不出的高兴，赶忙拿出学生手册来，交給爸爸。

爸爸一看，笑着說：“是个好孩子！”随后就蹲下身去，打开了手提包。啊！这不正是我日夜想念着的小艇嗎！我一步跳上去，把它抱在怀里。

“怎么？爸爸！这不是百貨公司的那一只，……”我发现这只汽艇比百貨公司的那只大，頂上还有一座大炮。

“对啦，”爸爸說，“你的眼力不錯，这不是买的，是小王叔叔給你做的。”



“小王叔叔？”我想起来了：他是爸爸船上的轮机员。新年里上我们这儿来作客时，他答应过要送我一个礼物，原来就是这玩意儿！我高兴得直跳，马上想到了刚才赵大荣的话，就把学校里准备派同学到少年宫去学习制作船舰模型的事对爸爸说了。

“爸爸，你看着吧，这一次一定派我去。”

“你怎么知道？”爸爸有点不相信。

“因为这不是随随便便哪个都可以去的，必须够三个条件。”

“哪三个条件？”

“第一个条件是要学习好……这学期我全部是五分！”

“全班只有你一个人是全部五分吗？”

“这……”虽然我十分不愿意，但是我又不能说谎。“有两个。”

姊姊抢着说：“还有一个一定是李红红！”

爸爸問：“李紅紅是哪個？”

姊姊說：“是他們的中隊長，聽說……”

我沒讓姊姊說下去，接着說：“第二個條件要工作好。”

可姊姊就是不肯停嘴，“那更不用說了，她這個中隊長呀……”

我火了，瞪了姊姊一眼，說：“中隊長有什麼了不起，一樣都是中隊幹部。不過，這一些還不是主要的。最重要的還是第三條：對船艦模型活動要有興趣。我是船長的兒子，一提起船艦模型，人家就一定會想起我來，就凭這點，誰能比得上啊！”

“我看你有点驕傲啦！”爸爸笑笑說。

“一點也沒有。”我說。

爸爸望着我，想說些什麼，可是媽媽催我們吃飯了……

四

吃過中飯，我躺在床上午睡，覺得有什麼東西鑽到鼻孔里，爬着爬着，怪不好受的，我打了個噴嚏(tì)：“阿啾”。

我睜開眼睛一看：趙大榮拿着一根紙捻，笑嘻嘻地站在床前。

“你这性急鬼！人家剛睡下，就來搗蛋！”

趙大榮傻里傻氣地笑着說：“有什麼辦法呢？我睡了好久，就是睡不着！”

這倒是他的心裡話。他就是這麼個人：無論什麼事都看得這麼認真！不過無論怎麼說，現在到操場去還太早了。我就把漂亮的小炮艇拿出來，讓趙大榮欣賞欣賞。

我盛來了一面盆水。把小炮艇放進去，開關一揷，它就咯噠咯噠地

駛了起來。可惜面盆太小，最寬的地方也不過兩隻小炮艇那麼長，小炮艇轉不過身來，盡衝着面盆的邊沿发脾气。

趙大榮說：“我們教室後面不是有個養魚塘嗎？反正我們馬上要到學校里去賽球，為什麼不到那兒去放呢？”

對，這倒是個好建議！我們拿起小炮艇，馬上往學校奔去。

養魚塘雖不大，但是比起面盆來，就完全不同了，小小的炮艇在上面航行，有點象真正的大輪船航行在大海洋里呢。

我們玩了一次又一次，越玩越有興趣。也記不得究竟是第九次還是第十次了，當我和大榮把小炮艇從水面上提起來的時候，我回頭一看，背後已經站滿了一大堆人，除了幾個足球隊員，李紅紅和蘇曼莉也站在旁邊，還有……可以說，全班同學都來了。

“這是怎麼回事，都跑來了？”趙大榮嚷着。

“難道只准你們來玩，我們就不好來嗎？”說話的是第一小队的小隊長蘇曼莉，她是李紅紅的好朋友，她那張嘴可凶得厲害呢。

李紅紅說：“等一會你們跟四（2）班賽足球，我們已經給你們組織了啦啦隊。”

“啦啦隊？”這倒是第一次。平常象我們這樣班級之間的球賽，除了幾個候補隊員以外，再不會有人來看的。今天這麼多人，原來是李紅紅組織了啦啦隊。

“你剛才看見了吧，我們已經把這小炮艇放在水里航行了二十來回了！”趙大榮對着蘇曼莉吹了個小小的牛皮。

“這小炮艇就是靠它屁股後的電風扇朝前開！”李紅紅望着我手上的小炮艇問。

“电风扇？”我差一点没笑出声来。

赵大荣说：“你几时看见过有这么小的电风扇？”

小兵说：“倒有点像我弟弟做的纸风旋。”

赵大荣说：“呸！纸风旋是纸做的，这是铁皮的，你是近视眼吗？”

苏曼莉说：“依我看，跟我们从前手工劳动课做的竹蜻蜓差不多。”

赵大荣说：“竹蜻蜓是铁皮做的吗，亏你想得出！”

“那这到底叫什么呢？”李红红又问。

赵大荣摸着后脑勺说：“唔唔，这叫做……唔唔……”我刚才告诉过他，大概他忘记了。

我不慌不忙地说了出来：“说简单一点，这叫螺旋桨；说认真一点，叫做螺旋推进器。”

赵大荣马上学着我：“对对，说简单一点，叫螺旋桨；说认真一点，叫螺旋推进器。”

“不懂装懂，最没出息！”苏曼莉刺了赵大荣一句。忽然她又大惊小怪地喊：“看，这儿还装一扇门呢！”

赵大荣说：“你才是不懂装懂，连舵也不认得，还说是一扇门呢！”

苏曼莉红着脸。真是六月债，还得快。但是她的嘴还要耍强：“我不相信，这能算舵呀！”

我当场把小炮艇放在养鱼塘里试给她看：舵向左偏，小炮艇就向左拐弯；舵向右偏，小炮艇就朝右转。大家都啧啧称赞：“真有意思！”

“有意思吗？”赵大荣把我手里的炮艇拿过去，说，“最有意思的还是这大炮，有了这座大炮，所以才叫炮艇。”他说着，高高地举起右手，把炮口转个向，神气地喊：“目标——正前方——五百米——轰！”

碰巧，陈老师从那个方向走来。大家差一点连眼泪都笑出来了。

“有什么好笑？”陈老师說。她接过小炮艇，左右端詳着。看样子，她也挺喜欢这玩意儿。

“这是小龙爸爸的一个同事亲手替他做的。”赵大荣的嘴是什么也藏不住的。

陈老师朝我看：“是吗？”

我点了点头。



“要是我們自己能动手做，我想一定会更有意思吧？”陈老师說。

大家都猜不透陈老师話里的意思。大概只有我和赵大荣明白这是怎么回事。

我耐不住了，問：“听說学校里要派两个同学到少年宮去，专门学习制作船舰模型？”

“你怎么会知道的？”陈老师笑着說。

我朝赵大荣看了看。
赵大荣不好意思地說：

“早上大队輔導員不